



# 零度 悦的爱恋

穴四方集团系列)

## 内容简介

因为知道她的心结，  
所以和她订下“半年”的婚约，  
好友轻易看出他的真心，  
可他真正掏心的对象却毫无所觉，  
三番两次挑战他温文儒佳的行事作风。

唉！

短线技术面欠佳，情敌持续入场降温，  
眼看他祭出手段“博感情”，  
偏偏“爱到深处无人理”啊……

# 引言

四方集团的崛起是近五年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虽然它才成立了十一年，就已经在医学、精品业、进出口贸易业和资讯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四方集团最特殊的地方是它总共有四个领导人，这四位领导人分别掌管这四个行业。

说起这四位响叮当的人物，最为吸引人的大概就是他们的家世以及他们不轻易曝光的神秘性了。

掌理四方集团附属医院的林宣逸是脑科医生，父母亲一个是人民医院的院长，一个是医界名门淑媛。平常除了在医学界的重大会议及四方集团的年度会议上可以见到他之外，其余时间他皆窝在医院里，忙得像陀螺似的，根本没工夫在其他地方露面。但曾经见过他的面的人都说：“林宣逸平常脸上就像戴着一张微笑面具，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卸下，让人完全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是个令人惧怕的笑面虎。”

负责四方集团旗下精品业的是杨昊予，父亲是中南部的大地主，母亲是银行家千金。个性孤僻、只专注于香水研究的他，听说住在某座连最精确的地图也没标记的深山中。只要是由他研发出来的香水，通常都是抢购一空，在现今欧、

美、日称霸的精品业中，他算是少数的中国人之一。

四方集团旗下贸易业的负责人叫关承羿，父亲是商界大老关辉，母亲同是企业家的千金，要说四人之中最常露脸的就是他了，俊脸上常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不分男女老幼皆一视同仁，温文儒雅的举止让不少名门千金为之倾倒，人人唤他“优雅贵公子”。

掌管四方集团旗下资讯业的是唐皓钧，父母亲皆是电脑界中知名的专家、教授级人物，同林宣逸一样，只有在四方集团年度会议上才会露脸的他因为很少惹是生非，一般人对她压根儿不了解。

据闻，另有一个组织是这四位领导人与一名天才少女共组的台面下集团，这个组织的性质很复杂，听说只要委托人交付的事情对了五个人的胃，就会由首领“水蓝”接下，再指派手下“风扬”、“傲炎”、“冰山”或“娃娃”执行，有时水蓝也会技痒自己下海。

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水蓝、风扬、傲炎、冰山和娃娃各有所长。水蓝擅长情报搜集，资料之精确连愧斃的人都要甘拜下风。风扬是易容高手，演技高超精湛，真人站在他面前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牌货。傲炎擅长拳脚功夫，但他有一项更厉害的本领——总是可以在敌人付诸行动之前，先行得知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这项本领尤其在近身搏斗时更为有用。冰山是电脑高手，任何防卫程序、病毒在他面前都要自叹弗如。娃娃能文能武，但所擅长的项目不详，只因娃娃很少接任务，因此也很少人知道娃娃的能耐。

不过，就算是如此臆测，也不敢有人大胆地将这两个组织混为一谈。只因委托这个组织办事的人通常在完事后三缄

其口，谁也不敢吐露半点有关这个组织的事，只道此组织与“四方集团”惟一的共通点是都叫“四方”，其余的，怎么挖也挖不出来。

最近有消息指出，四方集团中的傲炎和娃娃已成一对，而冰山也陷入情网中，恰巧唐皑钧也在最近传出恋爱的新闻。使得沉寂已久的“四方集团等于地下组织四方”的猜测再次甚嚣尘上，只是未经证实。

因为没有人肯冒着被毁灭的危险深究真相。

总之，四方集团是当今企业界中一个相当特殊的企业体系，四位领导人更是媒体记者争相追逐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可以让他们破例接受任何的访问，包括最活跃的关承羿。

# 1

喧闹的 孕战中，有的男女狂欢起舞，也有的低声交谈，更有些人公然调情，不怕别人指指点点。

身着白色 栽恤、黑色牛仔褲的石翊翎呼吸急促地走进来，目光不定地寻找男友的身影。

真是烦死了！没事要她来这种地方做什么？今天一定要跟他作个了断。石翊翎厌烦地想着。这个男人打从开学就缠她缠到现在，弄得她得接受小琤和小彤的建议跟他交往一阵子，不过，蜜月期结束后，剩下什么？

石翊翎自问，她根本不喜欢这个男人，可是却因为好友的劝诱而接受他，她真是半生聪明、一时糊涂。要不是她得装“老实猫”，她才懒得跟这种男人虚与委蛇。

不过，她再也不要伪装，她要做真实的自己，母亲撒手人寰，她再也不必委曲求全，当以前那个乖宝宝了。

首先要做的，就是跟他分手，无论小琤和小彤怎么不赞同。

终于，她在一处背对着门口的座位上瞧见了男友的身影。她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一边想着如何开口说分手，但耳畔听闻的话语却令她裹足不前。

“石翊翎啊！她根本就是个石女，有我泡她，她早该感

激涕零了！”说话的人正是她的男友何亦伦。

石翊翎微皱起眉头，这倒好玩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装得这么失败。她从背包中拿出录音机，按下 ~~录音键~~和 ~~录音键~~再键……

“是吗？可是石翊翎那么精明，她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你的意图呢？”友人之一这样问。虽然石翊翎的外表不出色，但她机灵的反应及绝佳的口才弥补了外表的缺憾，而且他总觉得石翊翎压根儿不是真心和何亦伦交往。咦？那不是……

“从她的好朋友下手啊！我只要摆出一副苦苦哀求、真心诚意的样子，那个叫张珞琤的人就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我。”

“你可真坏啊！亦伦，如果现在石翊翎在场的话，她的脸色一定会很难看。”女性友人之一娇笑道。

何亦伦耸耸肩笑了笑，“其实跟她交往了那么久，我还没搞懂她，只知道她像块木头。唉！外表就已经不吸引人了，又不会主动一点。”

石翊翎双手交抱在胸前，站在原地沉默地听着，但隐于镜片下的眸子却危险地眯起。

“她那样的丑女有人追就该偷笑了。哼，世界上不该有那么丑的人存在的，我每次一见到她就想吐，为什么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勇气活在世上？死了还干脆一点。”女性友人之二无视于面对门口的男性友人拼命朝她眨眼的神色，不屑地说。

“亦伦，原来你们在这儿。”石翊翎低柔的声音在嘈杂的 ~~环境~~中听来格外清楚且让人胆寒。

适才批评过石翊翎的人全都吓了一跳，回头望向声音的

来源时，更是僵了脸。

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说坏话的对象就站在身后，不知道她听到了多少？

“小翎，来坐啊！我们刚刚在开玩笑。”何亦伦率先恢复正常，强挤出个笑容来，让出身边的座位，想让石翎翎入座。

石翎翎唇角微泛起森冷的笑，看得众人觉得四周的温度陡然下降不少。

“玩笑？呵！”石翎翎“捧场”地笑了一声，扶扶镜架，凤眼流转着冷芒。她将录音机倒带，再按下 ~~孕~~再键。

刚刚他们“开的玩笑”重现在众人耳边，只是他们的表情没有刚刚的轻松自在。

“何亦伦。”石翎翎柔声轻唤，却令何亦伦的背脊一凉。

她坐到他身边，露出个与平常无异的笑脸，可他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

“可惜啊可惜，本来我想以最平和的方式提出分手的；没想到你对我也无意，那正好，省得我还得费一番唇舌。”石翎翎冷淡至极地斜睨何亦伦一眼，薄唇畔那抹浅浅的笑意让何亦伦一呆。他从不知石翎翎也有这样的一面，认识一年来，他一直以为她是个乏味的乖宝宝，可是今天的她却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小翎……”何亦伦眨眨眼，从不知石翎翎这么的难以捉摸。

“我们分手吧！”她唇边的笑容徒然收起，“这可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因为听到你们批评我才这么说，原因如何

你应该很清楚。”她边说，边抬手招来侍者，“给我一瓶你们店里最贵的酒，顺便帮我拿一下麦克风。”

侍者微鞠个躬后离去，没多久，石翊翎要求的東西全部送到。

在座的人全盯着石翊翎，不知她要做什么？尤其是何亦伦，他还以为石翊翎会哭得乱七八糟，不然就是甩他巴掌。

“何亦伦以及刚刚批评我的人，这瓶 韞韵就当你们送我的赔礼吧！我不会计较你们刚刚说出口的话的。”

“开玩笑，我为什么要向你赔礼？你这个丑女！”适才说石翊翎丑的女孩忍不住大吼。

石翊翎冷眼瞪向那女孩，女孩一惊，气势当场灭了一大半。

石翊翎毫无预兆地扬手，“啪”的一声，一个红红的五指印就烙在女孩的脸颊上。

“要说别人丑之前，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一颗外表完好、内在却被虫咬烂的苹果。”她说完又意犹未尽地踹了女孩一脚。然后在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之下开了麦克风说道：“各位来宾，今天来本 孕戥月的人有福了。本人现在所在的这桌客人刚刚向我表明强烈的意愿要请客，所以各位今天在 孕戥月里的消费全由这桌的客人付了。”

石翊翎此话一出，全 孕戥月欢声雷动，只有何亦伦一行人笑不出来。

“小翎，你……”何亦伦的话在接触到石翊翎的眼睛时逸去，被她眼里那抹酷寒的冷意所震慑。

“你们得庆幸是头一个见到我真面目的人。”石翊翎将麦克风还给侍者，同他示意她手中的 韞韵也由何亦伦他们付

账，然后得意地离开。

留下何亦伦一行人为石翊翎刚刚说下的狂话忧心不已，因为老板一听到自愿付账的人是他们，老早派了侍者在他们旁边等候“服务”。

而石翊翎一踏出 孖戟月门口，就觉得眼睛似乎跑进了什么东西，她拼命地揉眼睛，想把东西弄出来；没想到却换来一堆眼泪，而“那样东西”始终没被她揉掉……

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人是不可信任的动物。每个都是！每个都是！



一个月前，关承羿来到恶魔小栈，在老板之一的石翊翎送完东西回到吧台后，他的目光不由得锁在她身上流连忘返。石翊翎察觉之后，发狠地冷瞪他一眼，强迫他收回视线。

难得啊！有人对他的笑容免疫。

这名女子浑身散发着“拒绝”两字，可她清冽的气息却悄悄地爬上关承羿的心头。

爱是什么？

看似简单的字，它所蕴含的意义却是不能想象的复杂。但它的虚幻是无庸置疑的。

关承羿盯着电脑屏幕上显现的字，浓黑的眉微微挑起。我不信任爱情这种东西。

也不信任人心这种善变的物质。

但我身为人类的一员，所抱持的，只有“独善其身”四

个字。

嫩黄色的字体看似温暖，却透着丝丝冷意。就像……  
就像床上安睡着的她一样。

关承羿回头凝望被他置于床上的女子。

睡梦中的她并没有卸下防备，容颜仍有残留的冰寒。为何娃娃脸、看来就该是笑口常开的她眼神会是如此锐利冰冷？

关承羿专注地盯着她看，尔后发现自己竟然出了神。他对自己笑了笑，起身来到她的身旁，伸手拿过置于床头的相框。

里头的两名女子他认得，一脸温柔笑意的是张珞琤，唐目前正“狂恋”的女友。身边皮肤白皙透红、身材高挑、容貌姣好的是蒋冰彤。

她——是石翊翎。那名在恶魔小栈有过一面之缘的冰冷女子。

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那样的情景，原以为再次碰头会是在唐皓钧和张珞琤的婚礼上，结果，世事出人意料。

他和她，现在是一对夫妻，同时决定领养一名五岁的小男孩。

如果她醒过来发现自己在神志不清之下“嫁”给一个陌生人，不知会是何种反应？关承羿有趣地想着。可以肯定的是她绝对不会觉得好玩。

但是他不同，他觉得很值得，假若因此而救了一名濒临死亡的小男孩，那牺牲自己的婚姻又何妨？更何况，他还找到一个值得自己花上一生守候的宝呀！

手轻拂开粘在她脸上的发丝，关承羿拇指在她脸上来回

摩挲着。石翊翎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喃喃呓语着他听不清楚的话，但当他发现她脸上的冰寒融去，甚至挂着浅浅的笑意时，他欣喜地露出笑容，低头轻吻她的唇。

丝丝寒意溜进未关上窗的房内，他起身合上窗户，隔绝冷意。

看来变天了……正如他未来的生活一般。



刺眼的光亮毫不留情地洒在石翊翎的脸庞上，她皱起眉头，微睁开眼，正对向窗外的太阳，又赶紧合上，转身回避。

老天！她昨天睡觉之前怎么没有把窗帘拉上？昨天她去孕场喝酒，而她也只记得自己去孕场喝酒而已。

石翊翎眉头皱得更紧，头上传来的刺痛让她不得不提早结束睡眠，扶着快要和身体分家的头坐起身，待眼睛适应光亮后才下床，一路摸索到厨房去，想倒杯水让自己清醒一点。

“你醒了？”一个陌生而柔和的声音在原本只有她一人的空间中响起。

石翊翎倚着冰箱边倒水边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她睁大了眸子，直勾勾地盯着在“她”的厨房里、穿着“她”的围裙、拿着“她”的锅铲、面容模糊至极、由声音判断为男人的男人，她盯到手中的杯子倒满了水，溢了出来也没有知觉。

“水满了。”关承羿接过一直维持着倾斜姿势的茶壶，

拿过她手中的杯子，喝掉一些，再交给仍未回过神的她，微笑望着她呆愣的容颜，亲切地问：“还好吗？”

石翊翎花了好一阵子才将自己短路的神经接通，她瞪着眼前的陌生男子，冷冷地开口：“不管你是谁，把你偷的东西交还给我，然后马上滚出我的视线之外，我就不报警。”

关承羿的笑容只从脸上消逝了一秒，随即恢复往常的柔和亲切，“如果我真是闯空门的，你现在说不定已经被我压在床上，还会有机会让你说话吗？”

石翊翎含冰的眸子淡扫他一眼，握着杯子的力道加重。关承羿察觉到她的波动，似乎听到了杯子的哀鸣。

“滚出我的房子。”石翊翎重复，如同这个男人所说的，如果他真是闯空门的，她早就没命了，所以她没什么好怕的——只觉得生气。

为什么在宿醉的隔日早晨她的屋里会出现一名陌生男子，还穿着围裙、拿着锅铲呢？这到底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是不是在跟幻影说话？是的，她一定是还在做梦，否则家里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男人呢？

对，他是幻影。石翊翎这样说服自己。

“看来你真的醉糊涂了，将昨夜的事全然忘怀。”关承羿带着一丝无奈地说。其实始作俑者是她，可是她却忘得一干二净。

石翊翎防备地看着关承羿，告诉自己这是幻影，只要对他凶一点、冷漠一点，他就会像空气一般消失，“滚出我的屋子！”

关承羿摇摇头，一脸遗憾地说：“很抱歉，恕难从命。”

石翊翎更形冷漠地凝视关承羿，皱起眉头，“我的屋子没什么好偷的，有的只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主人，强暴了一个冷感的女人，你一定不会有快感的。”

她还真是冷静啊！关承羿啧啧称奇，但不知该说她是冷静过头，还是一身愚勇？

“我不是小偷。”事实上，他们俩昨晚成了“夫妻”。他俊雅的面容漾着不变的柔和笑意。

“是吗？”石翊翎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没事竟然跟个“幻影”说那么久的话，发神经！她说完，决定不理睬这个幻影，转身想回床上再睡一下，心想睡饱觉后，幻影也就消失了。

岂料，她才走离一直倚着的冰箱一步，整个人即因顿失依靠而瘫坐在地。

发生什么事了？她眨着惺忪的睡眼，忍着欲裂的头痛，脑筋一时还转不过来。

“没事吧？”关承羿上前扶起她，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这个梦做这么久？拜托你快点消失吧！还我一个无梦的睡眠。”石翊翎喃喃念着，靠着 he 合上眼，就这么睡着了。

“石翊翎？”关承羿啼笑皆非地望着进入梦乡的石翊翎，想起她睡前的喃喃自语，“没想到你也会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他将她抱上床，凝视着她不安稳的睡颜，拿出水蓝色的手提电脑，掏出垂挂在胸前、镶嵌蓝色猫眼石的十字架项链，开启电脑。

水蓝，资料库开启中。

他键入几个密码及姓名，不久，电脑屏幕上出现一串档案……



石翊翎猛然睁开眼睛，死瞪着天花板，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在做梦！

“该死的，够倒霉，没事竟然想起那件小事，都是千津美害的！”石翊翎对着天花板乱骂着好友张珞琤。

所谓的小事，是指石翊翎大学时交往过的男友何亦伦，那时她母亲刚去世，过没多久她就和男友分手，而他，是张珞琤和蒋冰彤力荐他们两人交往的。

事实证明，何亦伦并不是她们所见到的那样子。为此，张珞琤一直很愧疚当初自己要石翊翎和他在一起。

不过，石翊翎也忘了自己临离开那里回到裁市时，曾经以这件事来利诱张珞琤。

石翊翎、张珞琤和蒋冰彤三人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三人在南部科学园区附近合开了一家名叫“恶魔小栈”的咖啡厅，前些日子她才和蒋冰彤一同下去“视察”小栈的运作情形，回来已经有一个星期左右。

“该死的，要不是千津美一天到晚都在我耳边说，我哪还会记得这么清楚……”石翊翎对着天花板咒骂的行为在听到隐约传来的歌声时停止。

歌声？她侧耳聆听，是老歌《~~嗶~~》，而且是真人~~演唱~~演唱的。

真人~~演唱~~？秉着好奇心下床，她摸了搁在床头的眼镜戴

上，她的头还是很疼，但对歌声的好奇大过稳定头疼的工作，因此，她循着歌声来到厨房。

她所见的景象让她顿住了脚步。

老天！她没眼花吧？她竟然在她的房子里看见……一个人……

“醒了？”正在厨房忙的关承羿感受到注视的目光因而停止哼歌，回身见是石翊翎，他露出个温和的笑容。

这个男人穿着“她”的围裙、拿着“她”的锅铲，对她笑，而且……而且他该死的像她入睡之前梦到的那个“幻影”。

“你再等一会儿，晚餐很快就可以吃了，先去梳洗一下吧！”关承羿无视于石翊翎的冷漠表情，笑容活像将已经下山的太阳搬到他身上一样明亮。

石翊翎不再为宿醉所苦的脑袋这回清醒地理解到，“她”的屋里有一名男人，而他的存在是从早上到现在，换句话说，他已经待在这儿一整天了。

“你怎么进来的？”她不想重蹈上午的覆辙，因为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早上闹了什么笑话。

“拿钥匙开门进来的。”关承羿诚实无伪地回答，一边将围裙脱下。他身上穿的已不是昨天的蓝色西装，而是白色的休闲服。

今天趁着石翊翎睡死的时候，他回到住处整理行李，搬到这儿，途中还遇到最近一连主持了三个大手术的林宣逸。他只简单地说要出任务，并没有明说他要搬到石翊翎这儿一阵子。

为什么要向林宣逸隐瞒？这个问题关承羿思考了下，却

得不到什么确切的答案，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废话。我是问你，你怎么会在我家的？”石翊翎皱起眉头，冷淡地斥责。

“你请我来你家的啊，不，应该这样说，”他转换了语气，“我本来就住在这儿。”

“我不记得这间房子有你这么个同居人。”要是那个死房东敢给她一屋二租的话，她绝对告死房东，再顺便把这间公寓弄到手。

“不，是你让我住下的。”关承羿低头望着娇小的石翊翎，她没有笑意的惨白容颜是长期没晒太阳的结果，在披肩黑发的“陪衬”之下更显死白。浓黑的肩、细而可爱的凤眼，有着大眼美女所没有的韵味，但其中闪耀的寒光不是一般人所能抵挡的。小巧的鼻配上薄薄的唇瓣，组合起来或许并不出色，但她浑身散发的知性清冷气质却又悄悄地爬上他心头一角。她的外貌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未成年的高中女生，可是气质和谈吐扭转了她给人的感觉，本该是爱笑的娃娃脸却一丝笑意也没有。

“我没有印象，你可以滚了。”石翊翎没有耐性跟个陌生人扯这么多话，她无情地指着大门口下逐客令。

关承羿还来不及说什么话，石翊翎家那八百年没响过，合该生锈的门铃响起了。

石翊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严肃地抿了抿唇，扶扶过松的眼镜。

哪个浑球不要命死按着她家的门铃？等一下她一定要去拆掉它！

石翊翎在街坊间是有名的冷漠无情，且从不跟人打交道，在现今这样炎凉的社会，石翊翎这种邻居算是最典型的，可也是三姑六婆们道长论短的对象。

见石翊翎任门铃响了老半天还站立不动，原本就称不上悦耳的鸟鸣声已经变成没什么气力的苟延残喘后，关承羿只好前去应门。

“别去！”石翊翎大喝。

但关承羿只是坚定地往门口走去。石翊翎翻翻白眼，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怒气向她袭来。

她一古脑儿地冲到正要拉开门的关承羿面前，将门大力关上。

“这里是我家，我才是主人，我才有权做主要不要开门！”石翊翎眯起眸子，燃着怒焰直扫关承羿。

关承羿低下头，黑亮不现一丝愠火的瞳眸直接迎视她。

从不跟人做视线上接触的石翊翎一愣，在愣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她人就让关承羿搂到身旁，然后，他拉开门。

## 2

门口站的那名年约五十的太太是石翊翎自承租这栋屋子之后，算算有九百年没见的房东。

只见她满脸的笑意在见到石翊翎时明显僵化，但在望见